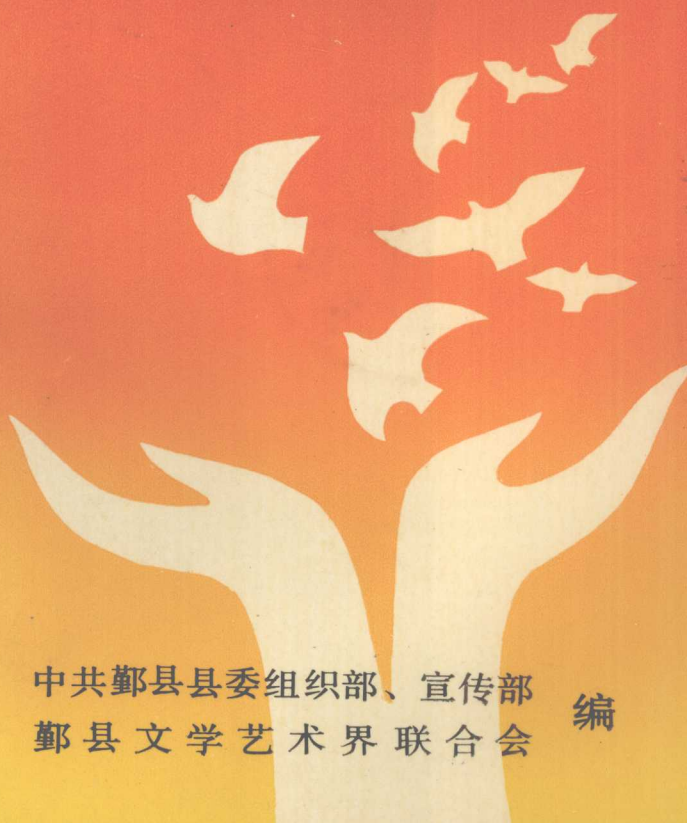


奉献者的足迹

优秀共产党员事迹报告文学集



中共鄞县县委组织部、宣传部
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编

奉 献 者 的 足 迹

中共鄞县县委组织部、宣传部 编
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
编 审：吴大钧 徐祖良 周庠彬

责任编辑：徐秉令 李追深

封面题字：张莘良

封面设计：何业琦

奉 献 者 的 足 迹

中共鄞县县委组织部	开本 787×1092	1/32
中共鄞县县委宣传部 编	印张：9.2	字数：190千字
鄞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	印 数：	001—3500 册
宁波鄞县文教印刷一厂印刷	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	

序 言

中共鄞县县委书记 郭烈民

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之际，由县委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县文联编印的《奉献者的足迹》一书与全县广大党员见面了。这本书向大家介绍了徐定光、李成表、陈银儿、陈协民、吴祖楣、金智来、朱祥庆、施祥龙、钟阿咪、李如成、张宝良、毛培光、殷志毅、朱勇、顾秀凤、李贤昌、龚国良、陈重天、王佩等19名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。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牢记党的宗旨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有远大的共产主义信念；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积极带领群众一道走勤劳致富的道路；他们不怕困难，奋发图强，艰苦创业，有愚公移山的精神；他们勇于改革，不断创新，积极向上，开拓前进。总之，这19位同志以他们的无私奉献，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，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。

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和精神风貌是对党员进行教育的极好教材。学习和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思想，对于纠正党风，促进改革和两个文明建设，有着重要的意义。让有理想的人宣传理想，有纪律的人宣传纪律，有献身精神的人宣传献身精神，必将大大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和说服力。实践证明，各地广泛开展的争创先进党支部、争当优秀共

产党员的活动，是发扬正气、激励先进的好方法，是党员进行自我教育的好形式。我们相信，带有时代特色的先进典型，一定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。

《奉献者的足迹》汇集的19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，只是奋斗在全县各条战线上共产党员事迹极少的一部分，还有许许多多优秀党员的动人事迹，因为篇幅有限，没有编入。我们期望，《奉献者的足迹》一书的编写发行会使全县广大的共产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，从这些激动人心、催人奋进的事迹中受到启迪、鼓舞和鞭策，更加自觉地把自已锻炼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，更好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，积极投身于全县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中去，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。

一九九一年六月

目 录

- 序言.....中共鄞县县委书记 郭烈民
- 不朽的人生周时奋 (1)
——记茅山乡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徐定光
- 田野的理想徐剑飞 吴言铭 (23)
——记甲村乡上李家村党支部书记李成表
- 敢于冲浪的人集 文 (40)
——记邱隘镇邱二村党总支书记陈银儿
- 过去的仅仅是序幕姬 嫫 (53)
——记横街镇水家村党支部书记陈协民
- 从村落走向世界刘正标 (72)
——记下应乡湾底村党支部书记吴祖楣
- 欲将韩岭变明珠李克用 (83)
——记韩岭乡韩岭村党支部书记金智来
- 风景这边独好谢武稼 (97)
——记球山乡养殖公司经理朱祥庆
- 腾飞的龙广 土 (105)
——记宁波针织衫厂厂长施祥龙
- 万紫千红才是春克用 惠德 (117)
——记宁波第二车辆厂厂长钟阿咪
- 青春,永远的“雅戈尔”钟雷鸣 (135)
——记宁波青春服装厂厂长李如成

滚雪球的雄狮 周冠明 (146)

——记宁波微特电机厂厂长张宝良

飞向明天的鸽子 周长城 (159)

——记上海大隆机器厂宁波分厂厂长毛培光

红 烛 颂 李燕津 郑富良 (175)

——记横溪中学校长殷志毅

凡人的风采 何龙达 朱和风 (192)

——记宁波泉生酒厂车间主任朱勇

献身柜台边的事业 翁一帆 (208)

——记邱隘供销社商场经理顾秀凤

救死扶伤的凯歌 吴言铭 (221)

——记茅山乡卫生院院长李贤昌

赤诚奉献为人民 杨世耀 (238)

——记古林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龚国良

基 石 王文杰 (248)

——记县公安局局长陈重天

奉 献 徐剑飞 (264)

——记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佩

不朽的人生

记茅山乡花园村
党支部书记徐定光

周时奋



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倒下了，倒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，他才36岁；一个农村的党支书倒下了，他上任才94天，死得也并不惊天动地，可是，谁能想象，数千群众自发举丧，十里平畴哭声四起。一位67岁的老婆婆跪着、哭着，攥住记者的手说：“同志，我求求你把他写出来，他就是咱村的焦裕禄啊……。”

这位年轻的党支书叫徐定光。这一天，茅山乡花园村的所有日历，还都挂着昨天的日子：1991年3月19日。

党员就是人民的“牛”

花园村的人们一致要求把村长徐定光推到“第一把手”支书的岗位上，那是1990年12月的事。一上任，农民就给了他一个“下马威”。

这一天，两辆满载化肥的拖拉机刚停到村委会的门口，呼呼隆隆就围上来一群人，二话没说，背上化肥要往家里跑。拖拉机手急了：“化肥还没分哪，别胡来。”

“谁胡来了”，年轻气盛的王伟夫拨开众人站到机手跟前，“村里欠我们的钱，这化肥就是我们的，把车开到我家里去！”

“对，拉走拉走。”有人附和着，“拉走化肥，我们还回来卖大队间，新支部不能赖旧账。”

黑压压的一片人头，乱哄哄地攒动着。

花园村，这个有378户农家的平原小村，其实并不是一座美丽的花园。村办企业上不去，村级经济单薄得象张纸。该上缴村里办公益的企业利润，只是一串阿拉伯数字挂在账面上。越穷越客气，这也许是农家的祖风，前任书记为了求得八方来风，一年中排筵设宴，吃掉了一个五位数。人过酒凉，投桃未必报李，泥路歪树斜石桥，村貌依稀旧东风。根据村里的政策，每亩土地可得下拨的贴农金55元，全村1633亩土地，那是一笔近10万的巨款啊，可移交给新书记的全部可用资金，仅仅只有4000元钱。春耕在即，种子、化肥、油、电，哪一样不要花钱？村民们明知新书记两手空空，却偏偏借故呕气：“去年怎样吃进去的，今年就怎样呕出来！”

愤怒的情绪相互激励着，汇成了一股野性的力量。中国的农民，通情理时柔如水，可拗起来，十头水牛都拉不回头。

喧嚣的人群，推着拖拉机的车斗就要走。

徐定光站出来了。

徐定光很平静：“乡亲们，听我说几句。”

王伟夫一把推开了新书记：“没你的事，你没吃没喝

惹什么烦恼，叫吃过喝过的来说话！”

徐定光站上车斗：“乡亲们，从今天起，我是书记了，乡亲们有话就跟我谈，有气就冲我放。”

望着徐定光1.81米的高个头，望着他撩裤腿卷袖头的那副农民打扮，群众稍稍安定了。

“乡亲们，我现在烧一锅粥，你能一口给喝下去？村里穷啊，千头万绪总要一点点理顺。今年是咱花园最艰苦的一年，乡亲们帮我一把，帮咱支委们一把，度过这难关，花园一定会好起来，就算乡亲们给我阿光一个面子，今年的贴农金只当借我了。明年这时候，我捧着送到你们的前面。树要皮人要脸，支委5个人是不是耍种，乡亲们看我们这一年。刚才大家起哄，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大家给我们支委递了个口信，我感谢乡亲们。人有私心指甲长，挖东挖西往腰包里装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5个支委是先剪指甲后上任。我当了书记就不想得好处，我们共产党有这个规矩。乡亲们，什么叫共产党，共产党就是人民的牛！”

共产党就是人民的牛，这是多么朴素的语言，也是多么深邃的道理。党章说，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，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，共产党的全部宗旨，就是为人民服务。一个农村党员，能这样深切地理解自己的使命，这样贴切地比喻自己的义务，能叫人不心服？

徐定光文化不高，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正逢三年自然灾害，老父亲养不了9口之家，收了人家200斤谷子就把17岁的大姐嫁到了外县。小定光说：“爹，让我放牛吧，我帮你一把。”从此他再没读书。文化不高，可并不影响一个人对真理的理解。10年前，当他在镰刀斧头的党旗前宣誓的时候，这个朴素的农民儿子，已经把这一概念深深地

刻在心里了。这10年中，他当过管生产的大队长，也当过管社会的村长，他给乡亲们办过多少事，从来不喝人家一杯茶，不抽一支烟。这样的共产党员，能不叫人信任、服贴吗？

人群散了，徐定光没有走，他蹲在拖拉机旁闷闷的出神。

他给乡亲们立下了军令状，下步怎么走呢？

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

无工不富，谁都知道。可花园村骨干企业编织厂，已经3个月不听机器响了。这年头，办工业也越来越难了。

编织厂是村经济的两条支柱之一，它给一家大塑料厂配套，这家大厂近年来每况愈下，编织厂的销路就断了。

“关门吧，”有人提出来，“农村开关厂，开开关关是常事，有三五亩土地还怕饿死人？”

“不饿死人，我们就心安了？”徐定光激动起来，“三五亩土地是饿不死一家人了，可那还要我们党支部干什么？一千多双眼睛盯着我们，共产党的威信就押在这上面了。关门容易，你心里不害臊？”

徐定光想过了，花园村的第一道题就出在“稳定”两字上。稳定经济才能稳定人心，发展经济才能给农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希望。这时候，奄奄一息的编织厂便成了试验新支部一班人有没有能耐的试金石了。

“转产”，徐定光咬咬牙说，“放进去5000元。”

这以前，徐定光在外地转了一圈，摸到了织销黑炭杆的门路，他看好了10台织机，最后磨成了5000元的价钱。

这时候，他分析利弊，瞻望前景，把大家的心都鼓动热了，如果计划能实现，稳定经济的第一步就可以达到。

10台织机如期买到，谁来搬运、安装？请人吧，这活没10个人干10天吃不下米，现在的工价，20元一天怕没人肯来。

“2000元？”徐定光一瞪眼，“要我们这些活人干什么？”他一把抓过杠棒，“就这几个人，我、你、他。”他指着自已、社长和村长。

三个村干部就干了起来，厂长会计和师傅们也凑了上来，一共7个人，义务劳动。

徐定光身魁力大，最吃重的地方都自己上。几天后，厂长不好意思了：“书记，你就去歇着吧，我们来，哪有做劳动工的书记。”

徐定光笑起来：“你要我坐写字台当官，那不要了我的命？”

7天后，厂子的改造终于完成了。这时候，他又蹲到角落里抽起烟来，他开始考虑新的工作了。

花园村的土路，一下雨就泥泞打滑，两座小石桥也不知道哪个朝代留下的，歪歪斜斜的窄得只能走一个人。转眼就要春耕了，肥来秧去，农民们又得走“阎王路”。工业要发展，车辆要进出，修路造桥就成了当务之急。

十二月的早晨，朔风凛冽，水气在草根上熬成了白霜。二鸡叫过，雾气还朦朦胧胧的，有人就拉着一车块石过来了。他在路口卸了石块，就叠砌起来。冬天的石口赛过刀，他的双手划出一道道血痕。

嘣嘣的敲石声，引来了村里的建筑承包户王召康：“哎呀，你当书记的，怎么自己干起来？这路包给我，我不

多赚村里的钱。”

徐定光抬起头来笑笑：“眼前村里的经济你也知道，我包给你就不会不给钱，可我的每一分钱都有了用处。熬过了这阵子，村里肯定要大发展，那时候，这钱就给你赚。”

这是多朴实的几句话，深深敲打在围上来的每一个农民的心上。四周一下悄然无声，只有徐定光嘣嘣的敲石声。那声音，是这般的清脆、响亮。

一个老汉慢慢蹲了下来，搬起了一块石头：“大家干吧，这不是阿光一个人的事。”

路边，敲石声和车轱辘声响成一片。可没有一个人说话。

宽阔的新路，在向前延伸。

徐定光在路边站定了。他向北方凝视着，远处，是朝阳乡李家村。

李家村有26个小学生在花园小学上学，可花园通李家的路只是一条不到1尺宽的田塍泥道。孩子们一天往返二次，不知有多少人跌进过稻田。

徐定光喃喃地说：“孩子们，那是宝贝啊。”

他向前径直走去，来到了陈德宝的承包田边。那田里，油菜正绿葱葱的长得喜人。

“德宝，阿哥跟你商量件事。”徐定光对正在培土的陈德宝说“阿哥想开条大道，给李家的孩子们走，要从你田里过，行吗？”

“哎呀，我说阿光哥，自己村都管不过来，还管别村的事，再说，这油菜……。”

“德宝，这油菜卖多卖少就几十元钱，可人家是子子孙孙的事，听阿哥的，啊？”

陈德宝望着徐定光，如同望着一部动人的电视片。他知道，书记文化低，查着词典叫9岁女儿读了拼音看文件，他看重文化啊。每年夏季一过，他总是赶在开学前把学校里的草头谷末打扫得干干净净；雪天的早晨，他又一个人拿着扫帚扫路，他知道，孩子们就要上学了，弱骨嫩肉的跌一交怎么办？陈德宝明白了，点点头：“阿哥，这路就从我这儿过。”

路才修，造桥的工程又开张了。

后堰头的这座老石桥，基石都被水浸烂了，盘根错节的野藤爬在墩上，掩盖了风化崩塌的裂痕。老人们说，说不定还是道光年代的遗物，再不修准要闯祸的。

阿光说：“这就修起来，还要修成能通汽车的。”

桥两边的河道被堵起了泥坝，一台电动水泵抽了一天，把桥下的水都抽光了，明天就要动工。傍晚的时候，阿光来到桥边，一看，北边的坝脚下正汨汨地渗水。

“这一夜渗下来，明天又要多用十几元钱的电费。”他急了起来，“怎么不堵？”

“都堵过了，堵上去又冲掉。”

“大口在有水的那边，这边怎么堵得住？”定光说。

“这大冷天，谁敢下水呀？”

徐定光望望水面，岸边的几根蓼草正在朔风中抖索。不久前，残雪刚刚融去，几场寒雨又下得人捂着棉袄束起了手。徐定光微微一笑。

他拿来了一块尼龙布，就在河边上脱衣服，妻子素琴拉着女儿前脚后跟地赶了上来：“你不要命了，就几元钱电费值得你拼命？”

徐定光笑了笑：“那几元钱可都是集体的。”

女儿抱住了他的腿：“爸爸，你会冻坏的，我不让你下去。”

你摸摸女儿的头，说：“琼琼，你看爸爸身高马大，会冻坏吗？”

谁也拗不住他。徐定光跳进了齐脖子深的水里，那可是冬天的河水啊，人们只看见他口中吐出来的团团白气，只知道他用腿踩用手摸，看得人直打寒颤。

洞，堵住了。

后屋的张老汉，把他在市机关里工作的小儿子叫到了河边上：“看着，小子，那可是你们共产党员的榜样。”

姐姐痛心了：“阿光啊，你这样没命的干，可是跳进了苦海，什么时候能到头？”

徐定光避开了姐姐的话锋，说：“二姐，前几天我在县里开会，看了场电影叫《焦裕禄》，那是场好电影，我连看了两遍，两遍都掉眼泪了。如果乡里来放，咱村再穷，我也要包两场，让村里的人都看看。看看人家焦裕禄是怎么干的。”

姐姐急了：“我不跟你说焦裕禄，我说你。”

“姐姐，焦裕禄是共产党员，我也是共产党员，干事业是苦的，你说这是苦海也好，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！”徐定光望着姐姐渐渐涌出来的泪水，“姐啊，阿弟是党员，就是在苦海里淹死了，心里头也是甜的。”

我用党心换民心

俗话说：新官上任三把火。这话可应到了花园村。

1991年2月19日深夜，一蓬大火在中墙门的屋心哄地冲

上了房顶，徐茂青家里失火了。徐定光一见火光，掀被就冲出了家门。

“快抬水龙，快！”他一边指挥着旁边的几个青年，一边奔向现场。

火借夜风，盘旋着，肆虐着，在中墙门的屋脊上徜徉扬威。

徐定光抓起水枪，第一个跃上屋顶，一练白水射向燃烧的中心。他身强力壮，是方圆十里有名的老水枪手。这时候，他忽然发现，前方侧角处一幢新房正受着火苗的煎烤，檐柱已经烧起来了，水龙射去，正被一道窗户挡住，那道窗户上，还贴着一个端端正正的“囍”字，火焰正从墙洞窜进了房内。

徐定光把水枪塞给了副手，飞一般的从房顶上跑了过去，他用脚蹬开了那扇新房的窗户。水枪射来的水柱扑灭了新房的火焰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房檐塌了，徐定光跌了下来，碎瓦断柱一齐压在他的身上。

他受伤了。腿和胳膊都被锐利的钉子拉开了血口，头上背上也都被砖块砸破，血正在渗开来，他从砖木堆中挣扎出来，靠住了一根斜木，喘着粗气指挥灭火。

火灭了。他把村长德芳叫来：“你先安顿一下，我回头就到。”徐定光扶着小巷的墙壁，一拐一颠的走去，他实在支撑不住了。一旁的马成伟发现定光走得不对劲，扶住了他：“阿光，没事吧？”徐定光强打着精神：“我没事，你先走吧。我换了衣服还要回来，那几家火灾户得安顿好，总不能露天过夜。”借着微微的天光，马成伟看到了他淡淡的一笑，那笑容让人宽慰。

徐定光推开家门，就再也打不起精神，一头坐在竹椅

上。妻子素琴在楼上问：“说是房塌了，你没栽进去吧？”

“我，……没有。”这时候，他还想着要回到火灾场去。囫囵换了套衣服，擦净了血迹，就再也撑不起来了。徐定光一头昏睡过去，素琴只听到他在梦中轻声的呻吟。

天蒙蒙亮时，徐定光忽地坐起：“不好，我误事了。”

“这么早起来干什么？”素琴被惊醒了。

“我得去安排。”说着，汲了鞋就出门了。

这一天，他一点没让人感觉到他已经负伤了。他给受灾户安排了临时的住所，又挨门动员大家捐款捐物；他开导受灾的徐茂青他们，有支部在，一定帮他重建家园，又骑车到乡里去申请宅基地……。

只有素琴知道，那几个晚上，定光总在梦里哼哼哈哈地呻吟着。素琴流泪了。定光醒来一看，说：“别哭，让人家听到了，咱们当干部的，要吃得起苦。”

当干部就得吃苦，就得吃亏，这是徐定光常跟妻子说的。

农村土地承包5年一期，上期到头了。这期承包不象上期，企业发展了，谁都不想要土地，村里根据土地和人口的比例，给每人定了等级，按级分田地，根据徐定光的情况，定了五级半。

分土地确实是件难事，地质好坏，田亩多少，农民们眼睁睁的盯着干部。

徐定光说：“我就分十级吧。我弟弟虽然迁到了外村，可他是吃花园的粮长大的，他也有一份责任。他那一份额分，我种了。至于地质好坏，十个指头也有长短，大家拣吧，拣剩的归我。”

农民们感动了：“阿光，你都这样做，我们还有什么